

躁动的阴阳河

● 醉人 著



躁动的阴阳河

醉人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五月

(滇)新登字 02 号

责任编辑:叶知风

封面设计:汪田均

躁动的阴阳河

醉人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大观路 39 号)

山东省泰山新华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字数:14 千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20,000 册

ISBN7—5367—0847—6/I·229

定价:6.95 元

你在本书中将看到——

上下五千年的婚姻模式

在这里变成一个支离破碎的太阳

人类的传统的性爱观念

在这里汇成了一条躁动的阴阳河

这是中国当代第一部同性恋和异性恋水火交融的长篇小说。

男同性恋者倪志华在一个偶然机会被美貌无比的姑娘叶茜娟暗恋上了,与此同时,他的父母又给他物色了一位纯真无瑕的姑娘萌萌,对此,他的同性恋友鲁特十分嫉妒和吃醋。

在这同性恋和异性恋的交错相爱中,倪志华为了摆脱两位异性的追求和父母的压力,精心设计了一场婚恋剧,但没想到正是这场婚恋剧,使这两位异性对他的追逐和爱更加疯狂了,同性恋友鲁特也嫉火万分,于是,便出现了一场既是同性恋和异性恋的争风吃醋,又是两个异性之间对倪志华爱的明争暗夺……

本书中你将看到人性本能和传统观念怎样撞击,性欲渴望和理性意志怎样拼搏的一个个曲折动人而又新颖的情节故事。将使你对未来人的性爱生活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深思。

人生原本就是一场梦。

倪志华本来生活是过得很愉快很轻松的。每天到健身房健身，打网球，游泳、听音乐、看书、闲瑕之余自己做做自己喜欢吃的可口饭菜。有时还到很远地方打打猎，可是，眼前这个扎在身上的录音带却象一个紧箍咒一样，叫他在这个健身房里怎么也伸展不了四肢，罩得他寸步难行。

你听这声音说得多中肯，多令人心颤！

“志华呀！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最近我手痛得实在厉害，每一提起笔就不听使唤……我真怀疑我这手要、要瘫……唉，不说了……这学林妈妈用录音带把话传给美国的儿子，那你不就可听到妈妈的声音么？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你都快十二年了……在美国这十二年你知道妈每天是怎样过的吗？……手又痛起来了，哟，你看这肩，妈不知说什么好……”

这是妈妈的声音？

是么？妈妈的声音象鼓鸣一锤锤敲在他的心头，又

象雨露一滴滴唤起了他沉睡的思绪，尽管他漫不经心地在这健身中心的跑道上慢跑着，想分散这听觉的注意力，但咚咚的脚步声怎么也摆脱不了他对童年的回忆……

“志华，你在哪里，哪里呀？”

“妈，我在这儿……”

那是梦？还是诗？他真不知怎样回答，他只记得每次这样呼唤时，他不是妈妈的怀抱里，就在爸爸的肚皮上。爸爸、妈妈就是这样轮着在他身上享受一种天伦之乐。

他是独子，更是他父母的心肝宝贝，因为父亲四十岁才得到这个宝贝儿子，母亲是在三十二岁难产的挣扎中把他带到人间的。虽然他记不清母亲那痛苦呻吟的样子，但从父亲的口吻中，他更知道母亲那此时此刻的艰辛和博爱。尤其叫他难以忘怀的是，他不到五岁时，得了急性肝炎，当时急须营养滋补，父亲为了他，硬是强行威逼医生抽出自己的血输给了他，可没过多久，父亲却又因劳累过度又得了肝炎，这真是舍自己的肉补儿子的肉！但好在父亲开了一个公司，家庭生活比较优裕，才闯过了那一难关……

他很想重温一下那如诗如梦而又多灾多难的童年，可妈妈的声音又响起来：

“说正经的，你也不小了，今年已过三十二了，人生还有几个三十二呀！怎么还没有结婚的打算，你爸倪家

就你一个儿子，当年从大陆到香港也是他一人，现在也没有多人，你，你真是不急死皇帝，倒还急死太监了。我看你也太任性了吧！……”

结婚！？结什么婚！？与谁结婚？

他站在这健身的跑道上，两眼大大地盯着远方一朵飘浮不定的白云，不知是在问自己，还是在问白云，只感到全身鸡皮疙瘩直起。

老实说，对这个问题，他就象遇到一个千年难解的谜语一样，叫他无法回答，也不知怎样去回答。他只记得从他懂事的那一天起，对女孩子似乎没有多大的兴趣。尽管有不少长得如春天盛开的桃花的脸蛋，向他含苞开放，可始终没有去欣赏过，观赏过，哪怕是真正仔细地瞅一眼，他也没有。然而，他也决不是那种一见到异性就耳根子红透的奶油小生之辈，而是很热情、大方、友善甚至富于正义感去帮助自己认为“看得好”的女孩。有一次一个叫小英的女孩在上学的路上，自己头发辫梢上扎得一朵粉红色蝴蝶花，突然被他的两个最要好的朋友无辜地抢夺下来，顿时，他气得咬牙切齿，一个箭步跑了上去，对自己那两个要好的哥们啪啪一人一耳光，打得他们一个目瞪口呆，一个叫命求饶，打得周围人拍手叫好。

后来他愤然拂袖而去，再后来这个叫小英女孩的妈上门致谢求亲，他却如木偶人似的无动于衷。有时，在

上学的路上，迎面碰上小英的那一双黑溜溜大眼睛含情脉脉地凝视着他，他也却如直似路人一样。从此，在一些女孩眼里他似乎成了一个捉摸不定的无血无肉的“冷骨头”。

但是，那一天，不，那一次，他在洛杉矶一家餐厅里吃汉堡包，当他用右手拿着刀叉，左手翻着盘中的食物时，是那样费劲，那样吃力，就象一个刚学会自己吃饭的小孩子似的，大颗大颗的汗珠从他额头上如下雨似直淌，突然，一个亲切而又生硬的中国话在他耳边响起：“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先生可能天生是一个左撇子？”

这话说得既中肯又润心。

他抬头一望，只见一个金发闪闪，看上去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用一种异样的眼光微笑地盯着他。

“真可爱，你们中国人，为了改变自己天生的习惯，可以这样刻苦地去学”。

“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本来对这金发年轻人有好感的他，一听这话似乎有些愤懑。

“不，不，朋友，别误会！”

金发年轻人谦和地摆了摆手，仍然微笑地说：“我的意思是你原来是什么样就应该是什么样，懂吗？何必去强迫自己改变呢？这用你们中国话说，自己给自己穿小鞋。那就没有什么自由了，自由……懂吗？自由是人的

最大幸福。”

他不禁心头微微一怔，正想开口对这金发年轻人说什么，不知怎么，耳边又响起父亲的训斥声：“叫你，你右手拿筷子，你怎么又是左手？你真不成体统！”

从他学会自己吃饭开始一直到来美国之前，父亲就是这样一直去想矫正他，改变他，可他却始终难以改变过来，即使强迫地改变过来了，不是费劲吃力，就是不自觉地又还了原样，使他那本来很和善的父亲为这事对他总是大动肝火。

这一次，当他试图再一次用右手拿刀叉吃汉堡包时，没想到遇上这样一个很随和很亲近的人。

渐渐地，他开始对这个金发年轻人有了些好感。

“我叫鲁特……哈迪亚·鲁特，很高兴地认识你！”

正当他还在沉思中时，这金发年轻人猛地把他一抱，接着一个热乎乎的吻深深地印在他嘴角上。

顿时，他脸庞象一片烧红了的彩云。可是，当他怯生生向四周一望时，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些。

“哦……对不起！如果，你如果不愿意……”

说着，鲁特从口袋中掏出一块洁白的手帕，朝他那右嘴角迎了过来：“我可，可以跟你擦去你脸上我的污垢。”

“你，你真是好玩！”

忽然间，他觉得这金发年轻人真可爱。

他再摸摸这左嘴角，顿觉鲁特这一吻如一股深深的暖流热遍了他的全身。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体验，这种体验叫他第一次感到生活是多彩、新鲜和爱。这种爱是一种什么滋味儿，他也一时说不出来，尽管他小候，在父亲的肚皮上爬来爬去，在母亲的热吻中长大，可那毕竟是一种天然的爱，一种纯真的无瑕的爱，而且这种爱，几乎每个人都曾有过的，都曾体验过。但鲁特这一吻到底是什么？过去他也听说过外国人在这方面是不忌讳什么的，这究竟是友情？还是……他觉得心头很惬意，很舒畅。

“要我擦掉吗？”鲁特又很认真地问。

“这……”

不知怎么，他突然看到鲁特那张英俊脸庞上一双清澈见底的蓝眼睛，好象有一股炽热的火在燃烧，燃烧得是那样迷人，那样可爱，他一下子真不知怎样回答好。

“其实没什么，要我擦掉也可以，不要我擦掉也可以，都是你的自由，自由你懂吗？”

“……”

从那以后，他们就认识了。

可这一认识，使他好象进入一个新天地的、一切生活和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从新的一页开始，就象潇洒的天马，确是独往独来，无拘无束。比如他有早睡早起，早上醒来洗澡的习惯，吃什么都有自己专用的餐具，书、录相

带等放在哪里都有自己的一套摆法，而鲁特却喜欢晚睡晚起，用过的东西随意一扔，但他们之间从不互相指责、互相干涉、各人在自己生活上保持各人的风格，用鲁特话来说就是“各行其道，心心相连”。还有时，他听完音乐，看完录相后就一下子倒在沙发上，一觉睡到天亮，鲁特除了轻轻给他盖上毯子外，也从不理会他。然而，他与鲁特之间却有一种天然的默契和深深的互吸力，每当不管是鲁特躺在他胸膛上，还是他卧在鲁特的怀抱里，他都感到有一种深深的从未有过的快感和舒畅，这种快感和舒畅是一股彼此之间勃勃的雄性力量，能使他驱散疲劳，享受一种独味的生活。

因此，对于结婚，他从来没有思考过。他觉得这样的生活就是一种潇洒、一种风流、一种快乐，至于别人怎样去看他，他不管，也从不理会。

眼下，妈在催他结婚，倪志华一听到这两个字眼，仿佛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至今他还记得，他第一年来到纽约的那一幕可悲可怜的情景……

那是一个寒风瑟瑟的傍晚，他从纽约地铁车站出来，走过苏荷区，忽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如疯人院跑出来的一样，紧紧追着一个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她拉着他的衣襟死死不放，后面紧跟着的是一个不到十岁的眼睛红红的小女孩，从那整个神情上看，便知道他们是一对中国夫妻。

那女的一把泪水，一把鼻涕地跑在那男面前，央求道：“不能呀！你不能抛弃我们，我们，我们……”

可那男的却如一个冷酷的冰人，说：“你哭，哭什么？……离婚我是肯定了的……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

“钱，钱……钱……”那女的一听这话，立即从衣兜里掏出一大把钞票，哗哗、哗哗地撕了个粉碎，然后猛地向着那男的脸掷去……

“怎么样？志华考虑好没有？……”

妈妈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可这次就不那么令人心颤了：

“林妈妈的萌萌，你还记得吧？……这孩子也是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其实她条件很好，就是那几年她也是跟你一样，太挑！后来她觉得可以配她的男孩，不是比她小就是学位比不上。最近她被她们公司派到纽约分部去做……我给了她你的电话，到时候你去机场接她，好好照顾一下人家，这萌萌聪明又漂亮……”

呆呆地望着那飘浮不定的白云的倪志华，听着听着，下意识将录音带按键一扭。

唉，怎么办？怎么办呢？

他不禁使劲地拍着自己脑门，真想不出一办法来，只感到心口一阵一阵隐痛……

二

从健身中心走出来的倪志华，解掉那套在脖子和腰上的录音带后，象松了绑的，轻松多了，但却感到全身如伤了元气的，疲惫不堪，两腿如铅一样沉重，不知往哪儿迈。

如果是以往象这样心头的苦闷，他可以一股脑儿地向鲁特倾诉，因为他，也只有他，有时象一个丈夫，有时象一个妻子那样可以宽厚而又细心地驱散他心头的愁云。记得前些日子，他在一家公司当老板助理，在与一家大陆进出口公司谈丝绸生意时，他按照老板订货单上的价格报价每吨丝绸 4500 美元，可这位老板在与对方谈判时，竟出口说 4000 美元才接受，况且当时那一张张自己填过的 4500 美元订货单，在人家手中捏着，为了讲究信誉和维护老板形象，他在翻译时，准确地按照订货单报价翻译。但那老板却以篡改他原意为由，要扣取他一个季度的报酬，顿时，他愤愤不平，真想狠狠揍那个老板一顿。

可他没想到只简单向鲁特说了一说后，鲁特却淡淡

一笑，第二天不声不响地将那老板亲笔签的订货单和那扣取报酬单一同送上法院，结果他不仅大大胜诉，而且使这老板的信誉从此一落千丈。

正是从这些方面，他深深感到鲁特身上的一种力量，一股温存。

然而，这种事情，这种用鲁特的话来说是属于那种“背叛”的事情能向鲁特说吗？

他自问着，纳闷着。

他清楚地知道，在爱与被爱这个问题上，嫉妒和吃醋，不管是在异性、还是在同性中都普遍存在，只不过是两性反映的方式不同罢了。在鲁特身上他似乎感受更深一些，更具体一些，有时只要他父母来电话，哪怕是稍稍简单涉及到婚姻这个敏感问题，鲁特就如一只惊弓之鸟，特别敏锐，特别脆弱，那神态简直叫人哭笑不得，不是嘲弄他“黄土灰尘没有洗干净”，就是嚷着“我这丑媳妇什么时候见公婆？”等等。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倪志华不由地打了一个哈欠，觉得再这么苦苦的想下去，与其说是一种解脱，还不如说是一种自我折磨。一切顺其自然吧！这时，他下意识地看了看表，已经五点半了，他不由地想起要去一个承租户那里收房租，因为有两个月他没有去收房租了。

“噢，真没想到是你！？”

当倪志华一脚踏进一间宽敞而又有些零乱的屋子时，迎接他的是一个白皙、妩媚而又稍瘦的姑娘。

他看了看她，发现她的那双眼睛在这半明半暗的屋子里显得格外明亮，格外熠熠动人。

“嗨，叶茜娟，你好！”

倪志华还没坐下，便谦和地对叶茜娟拱手问候道。

“收房租吗？……”

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叶茜娟非常直率地冒出了这句话，可是，她的眼眼却象电子扫描器似地，从上到下不停地打量着他，说：“哦，我这两个月忙着毕业展，没空去打工，房租费能不能再宽限一些日子？”

“你专心画画吧！这事别耽心。”

当倪志华这话音刚一落地，叶茜娟准备送给他手中的冰水，也不知怎么洒在他手上、身上、鞋子上，粘乎乎的。

她很快拿了一条毛巾准备帮他去擦，但很快又被他接了过来。

她直楞楞地盯着他。

可他丝毫没有一点觉察，仍然认真擦着洒在桌上和

手上的冰水。

她盯着他走神了，以至于他也莫名其妙起来了。

她为什么这样盯着他，她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

她只记得第一次看到他时，正是她最艰难的时候，那时她刚从大陆来美国，没有任何亲友在美国，当然也更谈不上有什么职业，只是凭着自己在美术学院学到的一点画画本事，想到美国看看，闯闯天下，因为她听人说，美国是一个什么能容忍，又什么都不能容忍的大世界，就看你有没有本领去闯，当然，既然是闯天下，就不能仅仅满足于端盘、洗碗、做小工这样简单的谋生，她的眼睛是盯在绿卡上，因为她又听人说，在美国只要你谋到了一张绿卡，就是你富贵价值的标志，就有了一切。可是，作为一个姑娘家想象男人一样白手起家，闯天下，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是不能与男人匹敌的，然而，她又是一个内心极为孤洁高傲，非同一般的姑娘。她曾暗暗地发誓：卖身求荣，她不干，寄人篱下，她不干，就是稍稍一领心，她也不去做那种人格卑贱的事。因此，在择偶的标准上，她是不见真佛不烧香，不见意中人不动心。

正是她这种孤芳自赏的性格，决定了她尽管长得如此姿色动人，又能画一手好画，但初来美国的几个月，仍然如流浪儿一样和那些找工仔浪迹街头。

上帝也会安排。偏偏那一天，那个傍晚，一场急雨